

法捷耶夫評傳

节林斯基著

法捷耶夫評傳

〔苏联〕节林斯基著

殷钟嵘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К. ЗЕЛИНСКИЙ

А. А. ФАДЕЕВ

著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6. 譯出。

法捷耶夫評傳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 1375 字數 121,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frac{5}{8}$ 插頁 3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7500冊

定價(4) 0.60元

序 言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当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悲剧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部书稿不仅字已经排好，而且版也拼好了。法捷耶夫辞世时，在他的庞大而多样的创作计划中，有很多尚未完成，因此本书自然不是他的著作的全面无遗的总结，笔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说明这位作家的各个主要创作阶段的特征。

争取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战斗的火光，照耀着法捷耶夫的整个一生。他的一生，从很早的、青年的时期直到他最后的意图，全部都献给了为普通劳动人民谋取幸福的斗争。他一生不仅充满了我们这个卓越时代的诱人的梦想，而且也充满了这个时代中有时达到悲剧程度的矛盾。亚·法捷耶夫是我们文学中的青春时代。这个时代热烈地向往着美好的新人，憎恨虚伪；这个时代在创作探索上时而遭受失败，时而获得胜利，它鼓起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双翼，飞向美好的未来。

亚·法捷耶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亞·法捷耶夫不仅是几部声誉卓著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而且还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自己全部的文学活动时期内，曾经针对着我們苏维埃多民族文学的问题，以及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文学遗产问题，发表了很多文学批评论文。亞·法捷耶夫也是許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论著的作者。

亞·法捷耶夫发表的文学评论，是和他作为我們文学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活动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这些评论符合这样的要求：苏维埃作家必须积极参与文学发展的进程，作为党的政论家必须向和我們背道而驰的思想观点与资产阶级影响的种种表现进行斗争。在苏联文学史中，法捷耶夫的文学批评活动占有着明确的一页。

作为批评家的法捷耶夫充实了作为艺术家的法捷耶夫的面貌。

但是法捷耶夫在他的文学评论和理论著述中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当他领导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的那段时期中）。一部份这类的评论和著述直接关联着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在我們文学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是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任务的。因此，要解释为甚么亞·法捷耶夫的某些估计和看法变得陈旧而被新的所代替，那么就必須詳細闡明产生法捷耶夫某些言论的文学争论或文坛的具体情况。换句话说，“批评家法捷耶夫”可以作

为一个专门的题目来研究。

在本书中，笔者只打算分析这位作家的艺术作品。对于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对于中学教师、图书管理员和高等学校的文学教员来说，为了这个目的而用通俗语言写成的、论述现代苏联作家的普及本小册子，可能是有裨益的。本书的写作也正是以这个计划为依据的。

法捷耶夫在他三十年的文学活动中所写的东西并不多，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第三个长篇《最后的一个乌克兰人》并未写完，三卷中只有两卷问世。除了这几部长篇而外，还有他早期写成的两个中篇小说和后来写的几个短篇故事和特写，其中包括描述被包围的列宁格勒的特写集。此外还应提到，他还发表了未完成的新著，长篇小说《黑色冶金业》的一些片断。

正如苏联文学史上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法捷耶夫的艺术作品被我们看作是从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观点出发的、具有原则性或教育意义的言论，因此它们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亚·法捷耶夫是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三次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他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无疑增大了他的作家声誉。亚·法捷耶夫的参加全世界争取和平的运动，以及他在佛罗克劳^①、华沙、巴黎、维也纳、纽约、

① 原名布勒斯劳，在波兰。——译者注。

柏林、赫尔辛基的国际保卫和平大会上所作的发言，都获得了广泛的反应。

無論在苏联或者在国外，法捷耶夫的創作都引起了批評界的极大兴趣。評述法捷耶夫的論文和批評文章（不仅是用俄文写的，而且也用很多种苏联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写的），总数超过了两千篇。法捷耶夫的著作被譯成了五十四种苏联民族文字和二十种外国文字。有二十篇以上的科学研究性的学位论文是以法捷耶夫的全部創作或个别作品为对象的。

尽管論述法捷耶夫的文章是如此之多，但是目前在报刊上尚未出現过对他的艺术作品与文学批評作科学研究的文章。（唯一的例外是列宁格勒的文艺学家A·布希明所写的一本內容詳尽的科学研究著作，不过这本著作所研究的只是他的一部作品——长篇小说《毁灭》。）

研究个别苏联作家的工作經驗的書籍究竟應該采用哪一种类型，这方面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

經驗証明，出版研究現代作家的書籍，以及出版其中包含有較一般文选性参考讀物所要求的更为丰富的传记材料的書籍，是深受讀者欢迎的。許多苏联作家的生活历程引起了人們的特別兴趣，这是因为我們苏联文学的創造者是从人民中間来的人，他們参加过劳动人民为了建立苏維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他們也参加过在軍事、經濟以及其他各个战线上为建設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

就可以說明，在論述米·蕭洛霍夫、阿·托爾斯泰、符·馬雅可夫斯基、亞·考涅楚克、尼·吉洪諾夫、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和論述許多別的作家的書籍中，為什麼讀者會满怀同情地對待那些描述詳盡的傳記部份。亞·法捷耶夫也可以被歸入上述作家之列，他從十六歲起就在各個戰線上親自參加人民為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而進行的戰鬥。但是由於目前這套評傳叢書所限定的範圍，既不可能較為詳細地論述這方面的問題，也不可能詳細談到法捷耶夫的文學批評活動。在這本小冊子里，當涉及到亞·法捷耶夫的生平時，作者只能提到最起碼的必要部份的材料。

讀者對每個作家的理解，首先是通過那種構成作家才能的基本因素的、並且決定他的發展與傾向的主要思想——也即是通過別林斯基所謂的“感染力”。貫穿在法捷耶夫創作中的全部綫索都匯集在一個最高點上——這就是作家的共產主義的党性。法捷耶夫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了很多重大問題，它們反映了如何用革命來摧毀舊制度和如何進行爭取美好的新人的鬥爭，他也提出了道德問題、社會問題和把人民目為歷史的推動力的看法——在亞·法捷耶夫的作品中，所有這一切都是通過共產主義的思想性和党性表現出來的。

法捷耶夫之成為作家，完全是由於黨的培養。亞·法捷耶夫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成長，在很多方面都應該歸功於共產黨和黨的中央委員會。

亚·法捷耶夫在他的文学活动与社会活动的各个阶段都一直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关怀。

法捷耶夫的艺术创作中所浸透着的党性感情，是深深地根植在他自己身上的。这种感情表现在：法捷耶夫从总结自己巨大的创作生活中认识到，他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出一部这样的作品，这部作品可以成为一首对党的赞美歌，同时也是他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歌唱的主曲。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当亚·法捷耶夫五十诞辰时，他在苏联作家协会举办的创作晚会上谈到的正是这一点。法捷耶夫指出，每个作家都把他以前的著作仿佛看做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应歌唱的主曲的序曲。他接着说：

“我自己还希望唱出一支雄壮的、真正的歌曲……我想唱一支歌来歌颂我们社会的鼓舞和领导力量——我们的党。也许，我这个奢望会显得太不谦逊，但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工人的任何声明都没有被认为是谦逊呢？……我全部的自觉的生活都是在党的行列中度过的。的确，只是在我生命的最初十六年中我才不是党员。凡是我所作的最好的东西都是党鼓舞我去作的……我认为，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庄严伟大的集体——党；它吸收了人民中最优秀的力量，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各共和国人民、各族人民引导向公正的生活，引导向共产主义。这是集体智慧战胜生活发展中的自发势力的巨大胜利。我以自己属于这个伟大的党而感到自

豪。”

作家这篇对未来的声明，虽然由于他患病和早逝而未能付诸实现，却是对他所走过的路程的总结。只有根据党给苏联文学和我们整个文化提出来的这些任务，我们才能理解和解释亚·法捷耶夫在艺术上的探索。在这本篇幅不大的评传中，正是从这个观点来研究法捷耶夫的创作的。

作 者

目 次

序言.....	1.
---------	----

第一章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诞生应归功于 这个时代。”.....	1
-------------------------------------	---

第二章 革命中的人们.....	23
-----------------	----

第三章 史詩的誕生.....	87
----------------	----

第四章 青年的詩篇.....	137
----------------	-----

第五章 結束語.....	202
--------------	-----

第一章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誕生應該
归功于这个時代。”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維奇·法捷耶夫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誕生在特維尔省(現在的加里宁省)的基姆雷城。作家的父亲是农民，后来作了乡村教师；母亲是助理医生。法捷耶夫的双亲，以及他后来的繼父(也是助理医生)都参加过革命斗争，受过迫害。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远东的南烏苏里边区的楚古耶夫卡村度过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亚·法捷耶夫在海参威加入共产党。他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政权的地下斗争。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他是在游击队里(用的是假姓布雷加)，后来加入了紅軍。法捷耶夫被赤塔布尔什維克軍人代表會議选为参加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九二一年三月，他和大会代表們一起参加了冲击被白卫叛乱份子占据的

克琅施塔得要塞的战斗。法捷耶夫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二〇年四月在斯巴斯克附近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天,他来到莫斯科,进了矿务学院。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半,一面学习,一面作党和报纸方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赴北高加索,先后担任过克拉斯诺达尔的区委书记、「苏维埃南方报」的党工作部主任和代理编辑等职务。

• 法捷耶夫于一九二七年来到莫斯科,此后他就完全从事于文学工作。

一九四九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集会上,当法捷耶夫回忆到他的世界观基础如何奠立,以及他后来在艺术作品中所刻划的最初几个艺术形象如何在他脑子里和心中产生的时候,他在演说中谈道:

“在人民的记忆中,那段时期是内战时期。那段时期也叫作‘十四国向苏维埃俄国进军’的时期。我们必须选择,究竟站到哪一方面去。作这种选择是出自良心的要求,作这种选择也是因为那些不站到这一面或那一面去的人就会受到两面夹攻。我们要作出抉择是不困难的。我们是靠父母挣来的一点点钱才勉强受了点教育的人。我的双亲是穷乡僻壤中的助理医生,他们还耕种着土地。我寥寥的几个同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工农的生活对我们是亲近的。

“就这样,我们怀着年青人的希望,背上装了几册马

克西姆·高尔基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的書包，参加了革命。

“我們充滿着要求解放的热望，因为当时海軍上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建立了比旧統治更为殘酷的政权。我們充滿着爱国的情，因为祖国的土地正在遭受着日本干涉者的鉄蹄踐踏。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誕生應該归功于这个时代。

“我認識了我来自其中的人民的优秀品質。在整整的三年中，我和他們一道走过了几千公里的路程，和他們同盖着一件大衣睡覺，共用着一个士兵飯盒吃飯。我初次懂得，究竟是甚么样的人在領導着人民前进。我也懂得了，他們是和所有的人一样的人，但是他們是人民的优秀儿女。如果人民在自己中間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么人民就会永远挨飢受餓，毫无权利。

“远东游击队所爱戴的領袖謝尔盖·拉左給日本人抓住后被放在火車头的火仓里活活燒死。和他一道被抓住燒死的还有我的表兄符謝沃洛德·西比尔采夫。这就是我的‘生活的本錢’——正如一部早期的苏联影片片名一样。

“我懂得党对于人民命运的重要性，我以自己被吸收到它的队伍中去而感到自豪。”

这篇自传性的演說可以回答那些关心亚·法捷耶夫的生活与創作的讀者們可能提出的主要問題。亚·法捷

耶夫在这里已經确定了文学史家應該遵循的途徑。首先我們必須注意这种情况：当亚·法捷耶夫用“我們”来代表苏联作家整个第一代講話的时候，他已經有充分的根据理解到，他的生活与創作道路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苏联文学是怎样开始建立起来的呢？”法捷耶夫說道，“它是由象我們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內战結束后，我們这些黨員青年，更多的是非黨員青年，开始从我們辽闊的祖国的各个角落聚集攏来；我們发现，尽管我們的个人命运是多么不同，但是我們的經歷却如此相似。《恰巴耶夫》的作者德·富曼諾夫的經歷就是这样。他的書后来拍成了电影，比原書更为馳名。在我們中間比較年輕的、可能是更有才华的蕭洛霍夫的經歷也是这样。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就是一番伟大的事迹。他在前綫負了伤，后来因此失明、癱瘓，但是他却写了一部描述我們这一代的不朽著作《鋼鐵是怎样炼成的》。我們一批一批地走进文学界，人数很多。我們带进了自己的个人生活經驗和自己的个性。然而覺得新世界是自己的世界那种感觉和对新世界的热爱，把我們联合起来了。”①

我們不能不同意亚·法捷耶夫这样的看法：在他的一生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文学批評家的創作

① 《文学報》，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作者注。

探索中，他和他的同時代人縱然有着不同的才能和不同的個人遭遇，但是他們之間的确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如果談到共同性，談到那種最先使作家們互相接近起來的东西，那么，就應該特別指出把蘇聯作家團結為一個用最先進的時代思想武裝起來的統一整體的黨所起的教育作用。我們的還很年輕的蘇聯文學，是從十月革命初年才開始的，但是，現在它已經有了自己的豐富歷史。當回顧它的過去的時候，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們的社會中，富有生命力的、能夠獲得蘇聯讀者的最可靠而持久的承認的，正是這樣一些作品，其中對我們蘇維埃現實生活的形象、對人民革命鬥爭的形象，是用共產黨的思想來闡明的。只有最富於思想性的、最富於黨性的作品，如果它們同時又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的話，才能經受得住這幾十年的時間考驗，直到今天還保存着它們本身的意義。

作家們借助於各種不同的環境攀登上共產主義思想性和黨性的高塔，藝術家可以從那里看到生活的全貌，看到生活向歷史目標邁進。某些作家的天賦藝術才能“幫助”了他們的思想發展和藝術發展。列寧在論托爾斯泰的文章中的看法是眾所周知的。他認為，一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不可能看不出，也不可能不去揭露現實中某些重大的、具有特徵意義的方面。當然，現實本身才是產生一切藝術的主要因素和泉源。它賜與藝術家以素材，它

才是他的导师。

艺术家的天赋的现实主义才能可以帮助他正确地向生活学习，发现并反映其中最本质、最典型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刚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时就已经被自己时代中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而不必依靠摸索去求得真理，那么他的路程就会轻快得多，幸福得多！

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况下，造成某一个作家具具有某种思想上的优点的原因是非常之多的；有个人经历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然而在所有这些原因中，最实际和最本质的原因是在组织上和精神上对共产党的接近。对于初踏上文学路程的我国艺术家们说来，他们的幸福是在于：他们能够很快地接近党，接近党的思想财富和哲学财富，掌握党认识世界的锁钥。无怪乎法捷耶夫会这样说：“我懂得党对于人民命运的重要性，我以自己被吸收到它的队伍中去而感到自豪。”他那一代的作家，象富曼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巴甫连柯、特别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从这里获得了他们的力量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力量也正是在于他懂得共产党所起的历史作用。马雅可夫斯基本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谈到党时说过这样的意味深长的话：

我們的

字，